

人
邻\著

数千字的构撰到百余字的短制，展示了作者从新白话散文、晚明小品以及英国随笔中，吸收若干审美现代性因素之后，而体现出诸多综合性的美学特征。

桑麻之野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013037537

I267
2102

桑麻之野

人邻
著



I267
2102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航

C16455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麻之野 / 人邻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21-0289-5

I. ①桑… II. ①人…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207 号

桑麻之野

人邻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吴桂荣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289-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从作者近十余年来的散文创作中精选而成。数千字的构撰到百余字的短制，展示了作者呈现出的诸多综合性的美学特征如简单与枯涩、意趣与怀疑、智慧与苍凉。作者对散文的“形与神”、“散与聚”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探索，有意忽略全方位的“描述”，而强调在散文创作文法实验中片断化的印象及其拼贴，以及“减负”的为文之道，让我们直抵事物的核心。与以体验、阅历或行走进行的创作相比，作者无论对待何种题材，更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苛刻”想象和辩证思考，因而他的散文独特、深刻，平中出奇又意象纷呈。

目 录

CONTENTS

卷 一

札记：那上天赐予果实的人群	002
桑麻之野	005
岷州札记	010
春哀记	019
京都散记	032
独自行走	040
草原上	053

卷 二

春寒手札	058
岁末手记	103
岁末手记（二）	116
辛卯杂记	137
杂记十八则	146

卷 三

裂隙与碎片	156
-------	-----

疾病六章	175
疼痛四章	187

卷 四

小温暖	198
菜市场	211
好酒记	224
怀念老手艺	234
民间杂记	248
遥想那古老的园子	264
两件石器	275
寂寥而美：读川端康成	282
《千只鹤》里的古茶碗	293

卷 一

札记：那上天赐予果实的人群

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

——《古兰经》第二章二十二节

从没在另一个地方，如此地感受过对于食物的庄严、肃穆。

好些年前，翻越六盘山去甘肃平凉的旅途中，在贫瘠的六盘山一侧的固原县一户人家，见过一位老人极简单的早餐。一位相貌平常但是洁净的女子，拿出一只烟熏火燎黑得无法辨识的铁罐煮茶。煮茶的铁罐比别处地方煮罐罐茶仅能容下一两口茶的铁罐或粗陶罐要大出不少。女子在铁罐里下了一大把黧黑的粗茶，添半瓢水。罐罐在火上煮着时，老人大部分时间里默坐着，只偶尔说一句话。话说得极平常，但它们奇怪地叫人觉得是沉沉的，以至于叫人不知道该如何把话接下去。老人也并不接着说什么，似乎那话，我听见就是了。水一会儿开了，女子用一双筷子，滗出极酽的茶，先倒在我的杯子里。我想让给老人，但老人的手早就在一边挡着。按照年龄那杯茶是应该先给老人的，但我知道我得遵从这儿的规矩，仅以礼貌遵从就是了。那茶让人看着就觉出是极苦涩的。我知道这样的茶是可以稍稍加上一些白糖的，我在等，但这家人没有。桌上的碟子里是几牙切好

的锅盔。我知道这就是老人和我的早餐了。女子安置好这些，出去了。屋子里显得有些清冷，老人依旧话很少，甚至有些肃穆，示意我之后，一块锅盔就给老人的手托得严严实实的。老人吃锅盔时，十分谨慎的样子，甚至连一粒渣渣也不会掉落。一顿平常的早餐，在老人那里似乎并非仅仅是果腹，而近乎一种仪式了。可以看出老人是贫穷的，但依旧呈现出凛然不可冒犯的尊严。对于食物，平常我没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里，我知道我正在享用来自大地的食物。用这食物果腹的，是那些在地里劳作的人，是那些为了生活奔波而不是去游荡的人，是那些善良、勤劳的妇女，是那些正在成长的孩子，是那些劳动过了但是眼下已然衰老了的人。他们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上天的祝福。他们有理由得到赞美。

那天出门的路上，我想起旧时的那些奢华，那些骄奢淫逸。陆文夫有一篇小说《美食家》，一个所谓好美食的某人，早早起来去赶一碗所谓的头汤面，然后去澡堂子里一直泡到午饭。那篇小说写到“文革”时，我甚至有些感激“文革”中那些红卫兵的暴行。一个暴殄天物的人是有罪的。

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一个民族至今还严守着饮食的禁忌。《古兰经》里有：“今天，准许你们吃一切佳美的食物；曾受天经者的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张承志在《心灵史》里有这样的话：“哲合忍耶回民为着一项虔诚的尔麦里，哪怕是用于圣餐的一只鸡，也要拴上用净水净食喂上一个月。”但食物对我这样一个汉人来说，已经是太过于习惯的东西。似乎天下没有不可以随意吃的东西。以宁夏如此干旱的地方，物产珍稀，但禁忌却是绝然不可以改变的，而生存也就无疑有了更高一层的意义。除了生存，人类必然还有着更为特殊的自然赋予的意义。但我们已经忘了。这是悲哀。

我也曾不断地历经回民的戒斋。在我居所的不远处就有一座清真寺，每天天不亮就从那里传来颂经声，那声音是低沉的，我所无法理解的，但我知道它是令人敬畏的，可以叫人安心顺从满足的。我看见礼拜的人们，那么多的鞋脱在外面，人们是只带着自己的心灵进去的。海一样的人群跪伏而下，他们是卑微的，但属于上天和大地。

我至今也不大知道戒斋的真正意义，只是听说那缘于过去的苦难，也许是一场艰苦绝卓的捍卫教义的战斗。“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古兰经》第二章一八三节）“故你们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难以斋戒者，当纳罚赎，即以一餐饭，施给一个贫民。”（《古兰经》第二章一八四节）

我知道不仅在固原这样的贫穷地方，富庶的银川的饮食也绝不会奢侈。这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心灵上的。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回族尤其是西海固的回族历经了无数磨难，那种无可奈何的宁静赴死之地，坚韧生存之地，不会产生奢侈，而只会产生不可磨灭的信奉。这些信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一样，深深扎入大地，他所祈求的不仅仅是食物，而更多的是大地，是天空。他们的心愿太大了。

一个饮食简朴、庄重如同清水一样的民族的心性是善美的，是更加亲近了大地的本质的。

2002 年

桑麻之野

背后的丘陵，是略深的枯黄，风化了石头和焦黄的土，除有个别石头残留着棱角，更多的是黯然，是颓然无奈，是早已失去了力量的横亘绵延。时间，似乎不在这儿，要么早已氧化消失了。

丘陵之间，是沟壑，干涸到人看见，嘴唇会不自觉地舔一下。每每看见田野干涸肉体一样深深裂开，心里都会“嗖”地一冷，要捂一下心的痛。这儿雨水太少了，偶尔的雨，几乎不敢落地，只一瞬间，都没看清就给浮土嘶哑地吸尽。见过那种下雨，雨滴落在地上，“噗”地一下，浮土“漾”了一个小圈，迅疾就干了。那种焦渴到了极致，若是人，可以一气喝到胀死的。

天上，几朵云。

动，也不动。

要穿过的小路上，拖拉机停在那儿。有人正在地里收玉米秆。玉米已经收了，秆子得在田里慢慢风干。这儿的玉米植株比青城那边矮，比二郎山那边更矮。二郎山的玉米高到简直吓人。玉米秆是用镰刀砍的，不时听见镰刀“咔、咔”剁入玉米秆的声音，玉米叶子抖得擦啦擦啦。每砍

二三十株，就打成捆，码在车斗里。人家地边的路，得由着人家怎么停。车过不去，只能等。砍玉米秆的人，码好一捆玉米秆，憨憨的，看看说，能过。于是站在一边田里，指挥我们慢慢过。果真，紧紧擦着码了半车的玉米秆，车开过去了。车的后视镜，因玉米秆的挤压，折了回来。这是粮食的强大力量么？比起粮食，汽车可以是虚幻的。

再次把后视镜打开，觉得堆满了玉米秆的拖拉机，忽然那么奇怪，并不像是真的。

再看，看不见了，却看见玉米田，还没有收割的，一方一方的。远，看不大清楚，可是显得很宁静。

收割回去的玉米秆，切碎了，和别的什么掺在一起喂牛；也有没有养牛的人家，还要晾晾，再干燥一些，用来烧炕、做饭。

用这玉米秆煮玉米或者是煮玉米粥，会怎么样呢？它们之间，只隔着一层铁，来自于大地的铁，和它们一样的。

这儿把向日葵叫照天红，不远处，叫照黄。照，读 rao。汉语语音真是复杂，一种语音弄到如此复杂，是源于某种秘密把握，还是别的什么呢？甚至，几十里出去，就是另外一种语音。

翻过丘陵那边，是什么语音呢？真想知道。

满地的土，庄稼、野草，见不到水泥。水泥是死的，而土是活的。对这儿的人来说，土，是什么呢？土么？粘在身上，打去就是了。就那么简单。就是这土路上，闲闲走路的人，肩着农具去干活的人，都是那么的安静。农具，也是安静的。

这安静的土，也是最后的归处。大地仁慈，奉献了这可以最后容留我们的土。

见到八棵树，也是地名，有两棵两百多年的大梨树，余下的六棵也在百年上下。这儿的梨树和什川的梨树不一样，从地面上就开始分叉了，那两棵两百多年的老梨树，一株从地面分二，一株分三。不粗的梨树，叫人觉得竟然两百多年，有些不可思议。什川的梨树，下部很粗，要到七八尺以上才分叉。这是梨的种类不一样导致的吧。可这过程，是怎样的呢？植

物的繁衍因了什么缘由，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充满了秘密。假若有那样一个人，洞悉了所有秘密，他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思呢？安然或是匆忙地活着，大约半是因为浑沌吧。“水至清而无鱼”，这话其实说得可怕。古人的许多话，都说得可怕。因为太真了。

村子里，正是午后，没有一个人，太静了，有点虚无的感觉。觉得就是这样，这个村子可以空无一人，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永远。

在村子里走走。土的色泽，旧，褪色了一样，色泽有如旧的骨头。忽然想起一帧照片，柔和的光线下，土，几根随意在那里的人的骨头，旧骨头，安歇着的骨头，有理由安歇的人的骨头。累了。现在，它们安歇着。

已经是农历八月末，感觉衣衫薄了，要添衣了。

旧年代这时候，货郎该摇着拨浪鼓卖布了。女人放下手里的活，摸摸布的薄厚，抻抻，甚至抽根线，牙咬着抻一抻结实不结实。尺寸早算好了，裁下来的，够大人还是小孩儿的鞋面，都毫厘不差。棉布是“研”过的，微微有点亮。黑布，蓝布，花布，红的，绿的，挑花了眼。

“临行缝密密，意恐迟迟归”。现在的衣裳，设计和机器生冷，早没了手指、顶针和针线的温暖。多么怀恋做完了针线，女人白齿红唇咬断那根线时温柔的一低头。

各样的气味……

浸透了野草、庄稼，风雨，人和牲畜，混杂的，没办法说清的，繁衍、生长、死亡、静谧的泥土的。

粪肥的，隐含在凉风里，倏忽来去的。奇怪的是，有时候也并不想回避它们。

烧炕的气味，叫人想起十几年前在另一处一个村子里，在某家炕上喝茶，清茶，云南上关或者下关那种条索比较粗长的茶。茶下的重，味道很苦，也极其烫，每喝一两口，主人就紧着添水。雨在外面一直下，冷，披上这家男人的棉袄。一会儿，饭上来，臊子面，臊子汤依旧是滚热，臊子汤是带猪皮的肉丁，木耳，黄花，洋芋，略略勾芡。手擀的面条，有嚼头，加了碱，呈微黄的半透明状。端饭的女人，大拇指甲缝里是黑垢，手

指也有些皴裂。桌上还配着两样咸菜，腌的很轻，只不过是方便了，记得是莲花菜和芥菜。饭后，主人拿出一瓶酒，好像是川曲，那个时候两块七毛钱。也重新沏了茶，奇怪的是，女主人却把桌子上的两碟咸菜撤了下去，干喝。嗅到这里的炕烟味儿，再一次想了起来。

远远地，地里有一种大叶的碧绿蔬菜，看不清是什么，可是，那气味闻到了，叶子上的，还有根须从泥土深处汲取来的什么气味。这样的菜叶，清水洗了、切了，些微洒点盐，一嚼，满口菜汁的清香吧。

还有苹果，青涩，即便是枝头上的苹果，晒的红红的，可是另一面也是青涩的。苹果在树上是不能完全长熟的，要摘下来，捂在窖里。窖里青涩的生苹果，梦悠悠的，梦着什么，梦着孩子的什么，梦着大人的什么，有谁的手触摸它，慢慢地温情地触摸，一梦醒来，含在果肉里面的有点僵的果汁，青涩不流动的，忽地就温热热地流淌起来。谁的嘴唇触到它的时候，它会青涩地嫣然一笑，尔后就慢慢地柔情地，处女一样，又忽地有点小小的野蛮。可是它不会用力，它的汁水流溢，它早已锁不住自己了。

苹果，要早一点窖藏，还有别的原因吗？是因为满树的苹果，太沉，人都不忍它们老在上面残忍地吸吮。要知道有时候一根成人手臂长的枝条，上面就密麻麻地结了十几个苹果，苹果和苹果死死地挤着，谁也不肯让着。

梨，却是脆的呀！一落到地上，就碎了，汁水溅了一地。

满树的梨，用木叉拨下来一个，碎了，又拨下来，急忙去接，没接住，掉地下，又碎了。

主人笑了，拿来一根木杆，头上是铁丝制成的三齿叉。三齿成三足鼎立，顺上去，“握”住一只梨，拿住巧劲儿轻轻向上一推，梨柄就从枝条上折下来了。

咬一口，微微的涩，可是味道和汁水，已经满口。

饭已经做好了，一大盆带肉的鸡汤，放了胡椒，热，鲜，微微的胡椒的辣。用小葱和芫荽调了味。

烧菜花，只是油盐，加了水，焖。

烧豆角，斜着切丝，加干辣椒，炒，焖。

一碟子白皮面。

再次想起那一次的饭。

走了，看见老式圆形砖窑，借着半片山坡，半隐半露。没点火，很久没点火了，风透凉，甚至是冷，覆着灰尘的阴暗的冷。知道这样的砖窑，晾干的泥坯，虚空码好，这是关键，要给空气和火焰留出虚空。

秋天的树，只是一些萧疏的叶子，印在暮色里一样。

远了，看见某座坪上的村子，隐隐约约，像是遗址。

走了，想起某一夜，某村子里，半醉下山，主人执意打着手电送我们下山。

要再次回到匣子一样的那座城里。

那座城还将要存在多少年呢？

2010 年夏

岷州札记

岷州，即岷县，位于甘肃南部，百姓性情坚韧、和善，生活简朴。

——日记

街边老屋

“几间东倒西歪屋”，小时在画上读这样句子只觉得趣味罢了，并不觉得那屋子会是东倒西歪的，一并的书法也随意，现在见了，才知道这趣味是有来由的。实在是屋子太过于老了，墙，梁，椽子，门窗，都没有了撑着的气力。地方并不富庶，老了的屋子也就不大修缮，只是任着它一个人那样，满身荒草地老去。

这样屋子，多是店铺，没什么招牌，只一块简单木牌，写着点心、纸活、粉皮，也有肚丝汤、卤肉。更简单的，是一张纸，墨汁随意一写。惊讶的是，那些字大多写得不坏。这样店铺，也并不招揽生意，似乎客人来了也就来了。

想在有卤肉那家坐一会儿，切半碟子，温二两老酒，滋润着看人来人往，自己逍遥。到一家门上看，一张没上漆的旧木头桌子，两只凳子，一

头有人静静喝酒。见有人来，那人略略抬头，又低头喝酒，急走两步，似乎真的是打搅了人家。

买卖少，这样老屋也有住人家的，就自己住。一家人忙生计，晚上回来，吃罢饭，孩子在饭桌前借黯淡的灯写字，大人坐门里说话，看外面动静，人，自行车，驮着东西的牲口，很少的几辆汽车。看到天黑，上了门，睡觉，或不睡，一直到听不见声音，睡着了。

用不了几年吧，这老屋子就自然没有了。什么时候没的，谁知道呢？

灰陶盆

尺余的大灰陶盆，问做什么用的，老妈妈说，什么都能装，馍，糖，茶叶，什么都能装。老人的口吻，似乎是真的什么都能装下。

这叫什么，jiàng盆。哪个jiàng？老人想了想说，不知道。又问，庆民，你知道？马庆民说，我也不知道。

一件东西，用百十年了，没人知道它的jiàng是哪一个字，但一点儿也不妨碍用。

摸摸，拍拍，真的还很厚实。穿着黑大襟衣裳的老人笑出一口好牙，说，这还是我爷爷时候的东西呢。老人不说nē，说nī，声调低低的，满足得叫人羡慕。

大红大绿

昏暗屋子里，报纸糊的顶棚上，吊一盏小灯。上炕，挪漆色斑驳的小炕桌，热热的茶沏上。喝着茶，才慢慢看这屋里有什么。迎门一个大柜子，有些突兀，六七尺长，三四尺高，知道里面是用来装粮食和杂物的。显眼的是柜子上花瓶里插着大朵大朵俗气的纸花。